

# 卷五

快心編初集卷之一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讐

豪傑安論富與貧

一番磨鍊一番新

舟陽市上吹簫客

就是吳飛柱石臣

這四詩是全篇意旨。講那英雄豪傑隨地而生。不論富家。若自能振拔。定轉貧為富。轉賤為貴。其原處

書名 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撰者 清 天花才子 撰，清 四橋居士 評點  
卷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編號 D865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快心編

第一回





逃。

右調風入松

話談李績要曉得山鰲出身來歷。便將柳俊叫到寓所。走進花廳向西坐下。便問柳俊主人始末。柳俊道。家相公有一段不白奇冤。小人也有一節委曲情事。乞老爺屏去左右。方敢細說。李績真個把家人們都喝開了。柳俊乃將自己如何出身。如何依棲丁府。舊主人丁孟明與凌駕山如何相交。後來丁孟明因凌駕山看破了強盜書信。便挾讐幣書。自己如何報信。凌公子便進京避禍。自己因而棄邪歸正。跟隨至此。在路恐有追尋。乃改名換姓的始末。畧述一遍。李績方愕然道。我說沒有姓山的。在紹興做太守。原來你家相公是凌羽化先生的公郎。這凌先生也曾與我在都門會過。如今你相公避禍遠出。可曾得知家中消息。還是怎模樣了。柳俊道。自出門後。也無從探問。消耗李績道。凌相公到京作何進止。柳俊道家相公有一位年伯在京。要去投他。圖個北監。以便在京中肄業。李績點頭道。這也總是。但是你原是丁家人。凌相公也未必便這般信任你。且又同你進京。毫無猜忌。這却叫我也有些疑惑。柳俊道。小人雖是下賤。頗具些意氣。向在丁家見丁公子作事。好險。以欲相離。常見凌相公來做人情。性相去天淵。以欲棄邪歸正。凌相公也以有提拔小人心念。爭奈不便舉動。

適值丁公子生此歹意。小人去報了信。想來再住丁家。倘日後察出。那時小人性命定難保了。因此竟隨凌相公北上。凌相公推誠待物。況且素知我心。所以深相信任。並無毫髮猜疑。李績笑說道。這也罷了。但是他係官宦人家。豈無一二得力家人。跟隨進京。怎麼獨叫你一個少年。隨着這是何故。柳俊道。得力家人也有。那時因在忙迫。這些家人們戀家的多。不能一時就走。況且事起倉卒。也都外出未歸。相公恐叫動衆人。走了消息。又慮遲悞。不便獨有一個最忠義的。叫做魏義。願跟隨進京。相公又因丁公子那邊舉發。必要他在家中料理。所以小人獨自隨來。李績

道。你家相公多少年紀了。曾進了學。沒有。柳俊道。已進過學。今年一十八歲。李績道。你家相公年紀尚小。你也大不多幾歲。進京也有二千餘里路程。萬一路上遇了友人。有些錯失。如何是好。柳俊道。小人生長北方。弓馬頗知一二。不要說這般清平世界。又且路近。縱就再遠幾千兵馬。縱橫的所在。我也走去不妨。那怕恁友人。豈到錯失地位。李績笑道。原來你有這般本事。我聽你言語頗識斯文。想你也有些知書明理的了。柳俊忽然跪下道。方纔小人將家相公事情一總吐露。萬望李老爺念他受冤的人。倘遇外客。求老爺斷斷不可說起。恐傳聞到了家。知了消息。家相

公身上便不好了。李績扶起道：「我向來存心厚道，若還在仕途上見此不平，定要替他申冤拔枉。況且凌先生存目也，與我有一面。他公子受此冤誣，流離失所，我不能替他排解，已是歉然。怎好走漏他的消息？你竟放心不須多慮。」柳俊垂淚道：「小人見李老爺是位盛德君子，故將真情說出。若在他面前，小人也不敢明白說了。」李績道：「看來你竟有些識人的眼力。早間我在大殿旁見你氣格超越常人，故此着人喚你。方纔細細看來，你後來定有發跡之日。你今年多少年紀了？」柳俊道：「二十一歲了。」李績道：「我頗知相法，若依你相看來，兩額角黃氣飛騰，早晚定有意外奇逢。或者隨你相公進京時，却有恁麼好遭際，也不可。知柳俊道：「小人是奴隸下賤，有恁用處，倘得如老爺所言，可知是好。」李績道：「我相法斷無差謬，你當自愛惜，不可自家暴棄。」柳俊連聲應諾。李績道：「如今賊未即退，你家相公便不得進城，你却焦躁無益。」柳俊道：「便爲此事，憂煩家相公一人，没人看待，不知怎模樣。」柳俊道：「你獨在寓所，却也無聊，不如常到我這邊來走走。」柳俊道：「曉得當下便辭了出去。」李績心下沉吟，看這小子果然有些經緯說話，甚有條理，俱不失爲忠厚。他談弓馬，頗知一二，必定曉得些武藝，料非漫然說謊。聽他談吐，竟似在斯文中淘鎔過

來這般人却也難得。我若有這般小廝，必提拔他一個出身。決不使他埋沒。但看他的相貌，定非人居人下的。目下氣色甚佳。自然決有遭遇。心中只管把柳俊盤桓。又念他方纔拜我，恐走了主人消息，便弔下淚來。一種爲家主的念頭，真是可敬。便真個再不向人說起。連女兒麗娟面前也不說知。正是

敬君忠義重。

唯恐洩君言。

若得爲吾用。

須知不負恩。

一槩閣過。却說這賊兵自何而來。爲恁麼這等猖獗。原來有一個大王在內。這大王姓苟，排行第一。原是這兗州府

小戶。幼時也曾讀過幾年書，識得幾個字。先生取他一個學名，叫做苟脩文。長得一身頑肉，其黑如漆。兩臂膊有偌大氣力。人都稱爲苟黑漢。又叫做苟鐵臂。把脩文兩字竟不提。這苟黑漢幼時在村塾中。你道他有心腸讀句書。見有定心寫個字兒。這兩件那裡在他心上。一味是舞鎗弄棍。拋磚擊石。封拳扯腿的頑耍。父母偶然見了，也着實打罵。扯去書館中坐不上半日。只等先生轉了背，原去頑了。若不要拳弄棍，做這般大家伙，便去敲塊瓦屑兒與衆學生彈筋筋拉鷄坑。若先生撞見，便東跳西跳。捉來打了幾下，便放聲大哭，哭個不了。攪得你耳根邊好勿清淨。先

生見這般訓誨不轉的也不樂教他。却得自由心性。遂其所願。父母死後便淪落在賭博場中。做那無賴勾當。原沒有什麼家業。看看賭完了。便做出一件奢遮的本事來。自古道賭與賊隣輸。極的時節。連衣服鞋襪都輸去。大寒天氣。飛雪滿空。凍得狗叫他也再不懊悔。賭錢不是好事。只道我手裡擲慣的是骰子。如今弄得沒得擲了。却不濟事。不如還到賭場中。諱去。忍着饑凍。挨到賭場裡來。討兩個頭搶兩個孤注。人見他是個癩化子形狀。也許眼脫的讓。他倘與他爭論時。這苟黑漢便要放刁。搶了骰子。要出首。又要去各家父母兄長面前說知。衆人要與他打。又見黑

漢力大不敢交鋒。所以恁恁他搶銅錢不敢攔阻。一見他來。已不得送兩個銅錢。他買靜求安。這苟黑漢若是知事的打轉心來。一日價得了頭錢。孤注也有一百二百文。可以用度過活。一人一口儘有長餘。因而積少累多。或者遂成家業。也不可。知他却一得了錢。又挨一脚去。擲擲不上一擲兩擲。偏又擲出不好色面來。不是差便是七把這幾個有限的錢。依舊送掉了。他便想似這般賭法。却不十分豪爽。雖則不怕別人。不與撚頭。然而終屬厭事。惹人心裡不快活。怎得一個法兒。常有主錢財做賭本方妙。終日是這般想。一日想出一件奢遮本事來。你道是何筭計。却

是做賊。苟黑漢不想做賊也還好。一要做賊時手脚便零碎起來。撈東摸西。伺候没人。不管什麼東西物件。順手即便勦去。初先還是白日撞三隻手。後來想不濟事。偷這些須不剏做賭本。倘或有人見了也爲這些小財物壞了名聲。不如夜裡去做他。一帳却不道好幾天消受。因而想到一家是個守錢虜。日裡做下了眼。停當了。撬門挖壁洞的傢伙。到夜來身邊藏了火種。撬開了門。摸進去。將門依舊掩上了。趕到臥室處。用鐵錐兒撬房門。總得兩嚮。只听得房裡有人說道。媽媽你試听麼。昨兒是這般門嚮。今夜又是這般嚮了。不知是什麼剥皮的畜生。又听得婦人聲音。

道是個猫兒。再有什麼剥皮的。前日煮的肉。掛在門頭上。兩日遇了齋期。沒有吃。這剥皮的。聞得肉香。却在此攪了兩夜。苟黑漢听說。便生出賊智。來學猫嘴裡咕咕嚙嚙的叫。越發攪得聲嚮。那人道。這該死的好惱人。攪得我睡不。看待我起去趕他。那婦人道。暗漆漆的起去做什麼。驚他走了。便罷。果听得地板上平平的嚮。苟黑漢便住了手。停一刻。又攪嚮起來。又听得地板上震嚮。又卽住了一連數次。那人焦躁得恨恨的。听得下牀黑漢便閃在一邊。听那人開了門。把門門向門外東敲西擊。口裡吆吆喝喝。黑漢心生一計。就地摸着一塊磚片兒。向前拋去。打着甕响。那



人發怒道。這剥皮的。還在那裡作怪。便摸出去。趕打黑漢。約摸那人離了門口。便閃進他門裡。摸逼牀側邊。做一堆兒。蹲着。只听得那人趕了一回。進來關了房門。上床睡覺。口裡道。這剥皮的。若再來。明日做下一個筒兒。住他剝他十七八段。婦人道。吃齋的人。說這般作孽話。夜深了。睡着。罷明日好早起身幹事。只听得那人不多一時。便打呼聲響。再听那婦人也抽呼了。黑漢心裡想。那人因起來。趕貓。開了一個更次。自然捲了。便身邊吹起火種。畧照一照。房中箱櫃。了然在目。依舊將火種藏過。向櫃邊摸時。有一把鎖在上。却喜未經落鎖。揠開了鎖。掀開櫃蓋。把手四下

一摸。早摸着一個包兒。約在手中。好些沉重。心上喜個不了。將來且搵在肚兜裡。又摸着了兩弔錢箱籠裡。取了幾件衣服。包了一總。駝在肩背上。一路摸着原路。開了大門。走了。明日那人家起來。見被賊偷了東西去。原是個愛財如命的。却不敢聲張。出首為恁的。只因官府們不好一味要錢。見人家失了盜賊。却把捉拿盜賊的心腸。緩了。單把失主來。多詐。他想盜賊偷得起的人家。其家必是有錢的。必定用得兩個起因。而官也要。書吏也要。差役也要。內而幕友家丁也要。外而地方保甲也要。那一個人家。先被盜賊偷了。自然去了好些東西。怎經得這般。你要我要。把一

個家計兒自然做了兩打浮萍。一時星散。縱提到盜賊追出。賊來已是十去八九。先要衙門裡承行東道。捕役盤纏不知費了多少使用。所追之物。補得那一件苦。還有等奸刁捕役。唆盜指扳。累及無辜。終累了那失事人家。吃苦涉訟。耗費貲財。真是失物領贖。餘晦未絕。苟黑漢偷了那銀錢衣飾。有二十餘金。心上歡喜不了。巴不得到天亮。好去賭場裡下馬。漸漸天色大明。便將衣飾藏在鋪底下。將銀錢纏在腰裡。鎖上了門。到賭場裡來。把銀錢解下。在擡上一。甩眾人嚇了一跳。齊道黑漢今日那裡來。這主好大財。香黑漢道。你們管我則恁料。不是偷你們的。眾人道。莫說

閒話。大家來擲。有個道。丁拐兒罷。有個道。四子兒罷。苟黑漢道。好晦氣。我黑漢有了這主大稍。却與你們做小家子事。眾人道。有理。還是老快好。因而數下籌馬。呼么喝六。喊金搶紅。自早至晚。苟黑漢面前存不得兩貫錢。二兩多銀子。眾人要收場。苟黑漢那裡肯放。眾人道。我們昨晚賭起也。要歇息一歇息。苟黑漢就把骰子綽在手中道。你們還是賭。是不賭。若是賭。老子情願一總輸去。若不賭。我拚着自已三十板。將你們到縣裡。大爺那邊告去。眾人曉得苟黑漢性子的。見他這般發急。只得坐下再擲。果到黃昏。左側黑漢面前真個半文也沒了。眾人道。你又完了。我們也

不擲了。你若耍賭。須將梢來下馬。黑漢垂頭喪氣。不則一聲。衆人一闕而散。黑漢走回破屋裡。好沒情緒。上舖去睡。扯那敗絮中。摸着一包東西。不覺拊掌大笑道。慚愧有這個衣飾在這裡。明日往解庫裡。也典得四五兩銀子。不是還有一日快活。愁他則甚。當下安心睡去。到明日真個去典了五兩多銀子。復身到賭場裡來。衆人道。你昨日半支都沒了。今日那裡又撮來這梢。黑漢道人能變財。那裡料得定的。擺下四脚。黑漢把大主子。儘推出去。却不夠一二十擲。不到晚依舊一雙空手了。黑漢便發起賴來。要兩個頭錢。有人道。你下馬的。都要頭錢。有人道。省此事罷。

的湊出一百錢來。你二十我三十。湊足一百文。交與黑漢。黑漢接了道。我不與你們多說。且將這錢去打角酒吃。衆人道。有理你去罷。黑漢真個去打酒吃。在一個酒舖子裡坐下。一頭吃酒。一頭思量。明日沒得弄了。却向那裡做那勾當去。想一想。又沒便人家下手。不如還去討個頭兒。且過了兩日。再看機會。約有醉意。還了酒錢。歸家便睡。明日向賭場裡拈頭。衆人曉得兩日來賭的銀錢。是偷來的。無疑。黑漢諱了多日。一日晚上走過城隍廟巷口。只見一家。厮嚷。衆人團團圍住。黑漢擠向前一看。原來是他的表兄。王豆腐與妻子相嚷。黑漢便上前勸解。那婦人便向黑漢

告訴道。表叔前日我見張媽媽拏一疋標布來。甚是精細。便買下他做一件衣服。你的哥子就道我破費了錢鈔。與我相嚷。那有衣服不要穿的就做下一件也不叫做花用了。爲怎麼便是這般嚷罵。你替我斷七看。荀黑漢道。一件衣服所值幾何。又不爲大事。嫂子要穿就待他做下。表兄也是多嚷的。王豆腐在氣頭上。听得埋怨他。按捺不住道。你曉得屁。我們銅錢銀子煩難。都是硬着脖子挣的。不像你使慣了沒頭錢。吃慣了沒頭酒。看得容易。黑漢聞言大怒。架頭啐了一口道。你家夫妻相嚷。我好意來勸。到把我來傷犯好一個不識高低的死囚。你家就打死了人。閉我

鳥事說罷便去。一路思量好生惱人。好意解交反受搶白。怎麼設個法兒處他方快。吾意猛然一想。暗喜道妙哉。我如今要做那勾當。却恨沒有熟脚人家。他方纔不合罵我。就把他來試試。想他苦挣多年。自然有些積蓄。況且他家只得兩間房子。沿街淺巷。擺進一重大門。便是卧處。方纔立進他屋裡。箱籠什物又都在眼裡了。有何難哉。算計停當。便身邊取出數十文頭錢。到一家酒舖子裡買燒刀子吃。自斟自酌。掌燈時候纔吃得完。微有醉意。復從王豆腐門首經過。只見門扇都關閉了。听得裡面說道。姐夫不要氣他。總是自家人。不須介意。姐姐回去住兩天兒就來。又

听得王豆腐聲音道。舅子回去問聲媽。明日我來看他。苟黑漢心下道。原來是王豆腐的丈母。聞得女兒在家開炒。所以叫兒子來領女兒回去。聽見他關門便走過一家。閃着腰裡尋思。一發好個機會。這婆子去了。自然帶着兩個小兒女去。止存這王豆腐一個。却不道更妙。打一看時。果見一人提着一個亮子。婆子挽着兒女往西去了。苟黑漢心下大喜。想道。此時尚早。且回去睡片時。再作計較。乃回到家中。在舖上畧打一睡。听得起了更。打到三更時候。起來拴束好帶了本行家伙。曳上了門。一逕走到王豆腐門首。貼在門上一听。听得裡面說話。却又不甚明白。苟黑

漢心下驚疑。暗道奇怪。他没人在家。却與誰講話。再細听時。却只是王豆腐一個說的都是夢話。所以含糊隱約不甚明白。苟黑漢放下了心。身邊取出家伙。撬門。你想開豆腐的人家有恁好門扇。不一刻撬開了門。摸到牀面前。摸着箱子。掀蓋起來。先把幾件整衣服打做一包。摸到底下。不見什麼東西。想道。不在這箱裡。定安放櫃內。復身摸着櫃檯。美開蓋來。四下裡摸遍。也沒有銀包。止摸着三百多錢。先將錢揣在懷裡。暗道。奇怪。難道這王豆腐真個沒有。又一想道。這王豆腐是小家子樣做事。齜抖抖的有些東西。必放在枕根邊。且待我云摸。看因掩到牀前。躬着身

向裡牀兩頭一摸。果在枕根邊。摳着重七的一包。心上一喜。掉手過來。早在王豆腐鼻子上打了一下。驚得王豆腐直跳醒來。嚇得苟黑漢。攪着銀包。望門外就跑。王豆腐曉得是賊了。連聲打嗽。把胸脯亂拍。急忙披了衣服。跳下牀來。亂喊有賊。追將出來。不料失脚。帶住了一張豆腐架子。走的勢猛。絆跌一交。就如半天裡掉下一塊大石。砰的一聲。跌個夠死。早驚動了隣舍。大家吆吆呵呵。齊起來到王豆腐門首。有人帶得燈籠。只見門扇開着。推門進屋看時。只見王豆腐。磕伏在地上打哼。一時掙扎不起。衆人挽扶起來。只見王豆腐額上血流不止。原來磕下去。磕在豆腐

箱盤角上。額角邊打了一個窟窿。當下扯塊腐乾。祇包了頭。王豆腐說有賊。偷了東西往外走了。衆人道賊去幾時了。王豆腐道好一會。衆人道若是好一會。賊好到家了。你却向那裡趕去。就趕也不知東西南北。有人道王哥方纔趕賊。須好好兒的走。自己家裡走慣的。所在怎反磕傷了頭。而有人道你且掙扎看。七家伙。可曾偷去恁麼東西。因而大家同王豆腐照看。但見櫃檯上放下一個衣包。櫃蓋與箱蓋都是開的。王豆腐看一回。道衣服都在櫃裡。有三百多錢。却拏去了。衆人道造化。我們也替你看。鍋子銅杓。家伙都沒有動。止去得這二百錢。也還算大大的造化。你

怎地一個驚醒了。却趕走了賊。王豆腐道。有恁麼物件在我鼻子上打一下。方驚醒的。衆人道。若是這般到牀上。炤着王豆腐。不炤猶可。一炤時。免不得到裡牀枕根邊。摸那平日積趲下的銀包。伸手一摸。只叫得一聲不好了。衆人道。不見了什麼。王豆腐也不答應。只把牀上被蓆翻了幾轉。衆人道。是不見了銀子麼。王豆腐發苦道。我掙了半世。積下十五兩八錢銀子。今日却被賊偷了去。我好命苦呀。說罷。哭將起來。衆人弄得没法。內中有見識的道。你莫哭。如今已被偷去。難道賊見你哭。便來送還你不成。大丈夫男子漢。却做這般兒女態。銅錢銀子。人生上的垢膩。硬

着膊子掙。再掙些起來。自古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怎麼爲這銀子哭。如今捕役利害。失了竊夫事。人家倒要賠錢使。好兒住了罷。不要驚動了總甲巡邏的。明日報官報府。累我們四隣使錢。就是你少不得把窠坐兒。却留不牢了。衆人道。這都是好話。王哥。你該听着我們。也要回去睡了。你好兒的。關着門兒睡罷。便留下火種。一閃而散。王豆腐想一想。果真哭他無益。若驚動了地方。報知官府。便要用錢使費。那時真個窠坐都留不住。只得忍苦吞聲。關上了門。藏了衣服。約莫只好四鼓。且上牀睡。翻來覆去。好睡不着。平昔積債這些銀子。半分三厘。好不煩難。今日

白白被賊偷去。好不懊惱。嗚嗚的又哭了一回。五更只得起來磨豆腐。有心沒相的做不得半作。開着大門。嗒抖抖的。唯恐有人風聞。報官直待過了兩三日沒事。方纔放心。後來妻子歸家。又被妻子埋怨。羞說了好幾場。閒話。閣過。且說苟黑漢偷了王豆腐的銀子。被他驚走。飛奔回家。睡到天明。將錢去買一頓酒飯吃了。看那銀子約有十五六兩。却不敢去人家鋪子裡借。覓稱。只好約摸分下一半。藏了。將一半放在身邊。又到賭場裡來。衆賭脚裡也有個累曉人事的。尋思這黑漢却又那裡做了一帳來也。終久這般事必有敗露日子。那時便要扳扯衆人。不如早些避

之爲妙。有等破落戶。却想不到這地位。就想到這地位。他原是個無賴。怕恁麼官司。總之落得受用。因而鬧嚷。七賭了一日一夜。苟黑漢又光光的完了。第二日將所存的一半。下了籌馬。却也贏了四五兩。到夜裡依舊連本輸去。原是一個光身。苟黑漢絕不懊悔。只因看得銅錢銀子來得容易了。他道我苦了半夜工夫。便有了十兩。念兩。何足爲奇。況且兩次都得了甜頭。認道是一下便着。便不去揀擇熟脚所在。想到一個隣舍。那隣舍姓金。是一個大財主。苟黑漢心下說偷了小人。家不過有限。若偷了財主。金珠寶貝。也有銅錢銀子。也有衣裳首飾。也有。却不比小人。家勝



了萬倍。打算停當。到夜來就在家裡上了屋。走到金家跳下去。却是個堆柴房子。那知金家這夜燒燒酒。有家人在灶前燒火。只听得有人跳地响。便立起來瞧看。只見得有人隱進柴房裡去。知道是賊。便提根短棍。卒地裡照背後打來。那知苟黑漢眼快力大。忙掣轉身迎住。左手架着棍子。右手向那人心窩裡只一拳。那人撇了棍子。撲地望後倒了。那人雖則打倒。却早一眼瞥見是苟。一便大聲喊罵道。好狗弟子孩兒。把我搥這一拳。我認得你是苟黑漢。一眾弟兄們快來捉住。苟黑漢見不濟事。依舊跳上屋走了。眾家人听得叫喊。一齊起來照看。那裡見個賊來。那人道。

是黑漢苟。一方纔打我一下。被我喊破了他。竟上屋走了。內中有見識的道。捉賊不如放賊。怎麼道破了他姓名。教他做人不得。後來結成切骨之恨了。既然趕去。只索罷休。且說苟黑漢上屋飛走。跑到自家破屋上。踏在破洞裡。一雙脚擦得粉碎。跌將下來。磕壞了頭面。好生氣惱。偷又偷不着。渾身疼痛難禁。又被金家七人喊破。倘若傳說出去。一發做人不成了。金家是財主。若去出首在官。那時更覺不妙。尋思。一回。道也罷。過這般苦日子。終非了局。就是偷摸些什麼。亦非長策。若被人拏住。豈不白送了性命。前日鹽船上有弟兄叫我去。我還嫌他非藏身之所。今日事已。

至此只索上他船去。再作計較。等到天明。把破衣服打疊了些。棄了破屋下海去了。便在私鹽船上勾當。自恃膂力過人。又有些算計。混過數年。竟做了頭目。同類鹽船共有六十餘隻。其年海禁甚嚴。官兵日夜搜捕。海裡藏身不得。一齊棄了船。在山中落草。一日苟黑漢分付衆人道。如今陸地不比在水中。海濶天涯。可以東流西蕩。若無一個頭腦。統攝終久。是各條心腸。不閑痛癢。不若你等推我爲首。我設出許多號令來。互相幫助。無事原去做買賣的。做買賣種田地的。種田地的。有急難時。我傳一號令。即便齊集。既可以呼吸相通。又免了招搖耳目。衆人道。有理便立。苟黑

漢做了大王。悉听約束。過了多時。也打劫了好幾處村坊。無賴之徒。聞風聚合。約有四五百人。山寨壯觀。聲口傳揚。漸七吹入官府耳朶裡。將有勦捕之意。苟黑漢見勢事關濶。也要算計一個自全之策。一日聚集頭目道。我向在海中。便聞東平州鳳山。上有個大王。姓李名可教。邳州黃石山上。也有個大王。姓馬名述遠。綽號飛天。桓義兩路都聚有千餘人。那個邳州地方。官將利害爭奈。李可教山寨接連諸山。官兵來時。便躲向深山窮谷中。無從捉拏。所以長享富樂。那馬述遠却有奢遮本事。部下頭目個個有萬夫不當之勇。官府側目。不敢正視。我今孤立無助。倘被官

兵殺來便難招架。意欲結連兩路相爲黨援。你等頭目有何高見再行酌議。衆頭目道。大王算計甚妙。我等別無良策。苟黑漢道。東平去路頗近。只愁邳州路遠。誰人可去言未畢。坐中兩個頭目齊出願往。一個是韓玉。一個是馮耀甫。俱係破落戶出身。都善弓馬。膂力過人。當下二人齊肯走差。苟黑漢大喜道。你兩人不須一路去。我寫下兩個關兒。所憑拈着那一路便了。乃寫下東平邳州兩個關來。韓玉拈得東平。馮耀甫拈得邳州。苟黑漢又令書記寫下兩封書。搬出些禮物。打下兩個包裹。付與兩人。苟黑漢分付道。書中言語是約他兩路到我寨中來相會。還有話商議。須問了來的日期。山寨中好預先擺設。以便臨時迎接。二人領命。即便起程。不則一日。到了兩處。兩處大王見了書札。俱各歡喜。受了禮物。也都寫了回書。款待來使。分付道。你先回報我等。分撥了寨中事務。即便來。你大王寨中聚義。二人前後回家。苟黑漢見了回書。分付合寨都要擺列整齊。明盔亮甲。不得錯亂。躲避臨期。有悞。衆人得令。自收拾衣甲去了。不則一日。東平州李可教帶了頭目。賚了禮物。扮作客商。先到。明日邳州馬述遠帶着頭目也備了土儀。扮作走差的公人也到。苟黑漢留吃飯後。領着兩路滿山遊玩。遍觀山寨。但見

山崗作城。樹林爲柵。外如鐵桶。內似金池。峰巒突兀。權做那望氣軍中。上將臺原。麓平鋪。就算是較武障門交戰地。一個七明盛亮甲。擺列嘍囉。看處七花簇錦鬧。飄七旗幟。壘木砲石堆積山前。草料米糧貯屯寨後。正是猛虎負嵎。聲勢利。獵人無術可能擒。

荀黑漢領兩路觀山已畢。李可教與馬術遠稱贊不已。荀黑漢不勝大喜。殺牛宰馬。大寨中擺下十六席酒。土邊兩席。馬述遠與李可教坐。馬述遠年長坐了首席。側邊一席荀黑漢。主道相陪。下面十三席。共有二十六個頭目。兩個

合一席。俱各坐定。三個大王乃將頭目名姓各相指示。荀黑漢作主人先說。手下十二個頭目。第一個史振。第二個韓玉。第三個張興。第四個張芳。第五個李通。第六個王起。第七個尤勇。第八個彭文。第九個李上進。第十個雷冬生。第十一個馮耀甫。第十二個劉士魁。荀黑漢通姓名畢。馬述遠拍着桌子立起身來道。小弟手下兄弟只得六個。連我共是七個。有名叫做七煞。一個七兒。都有一個表號。卽如我叫做飛天夜叉。荀黑漢道。請坐了講。馬述遠乃坐下。指說道。第一個勿叫貓兒朱海。第二個盤山老虎吳有功。第三個一脚人熊王五。倫。第四個着天黃鷄李武。第五個

鬼臉鍾馗。田墓承第六個蟹殼仙人。周晉李可教便說手  
下八個頭目。第一個李秀。第二個金苗。第三個孫云。第四  
個許高。第五個黃良。第六個高天壽。第七個伍牛兒。第八  
個徐南。各七說畢。嘍囉斟上酒來。行過三巡。苟黑漢向馬  
李二人道。弟向日流落江湖。蒙衆弟兄推舉。做了山寨之  
主。近日兵精糧足。聲口招搖。恐一日官兵殺來。寡不敵衆。  
意欲先發制人。又懼獨木不成火。故此邀請二位到來。一  
則結連黨援。相爲犄角。二則欲商議這件大事。不識二位  
尊意若何。馬述遠不待說完。拍着手道。我平昔便有此心。  
我見如今這些做官府的。口裡讀過孔聖人書。心裡不知

做那一家事。一味想詐人品行。十分不好。只要說是進士  
舉人。便大家欽敬。我幼時曾在道裡做效勇。有人道你有  
這般本事。却不埋沒着。何不去應個武舉。有等死忘八。叫  
我腹裡不通。做不得。我便罵這死忘八。奴才做文官的。出  
身由科甲。要做文章。須腹裡通透。若做武官。又不要做文  
章。有造化一鎗一刀。博個功名。沒造化一鎗一刀。了了性  
命。這也是做武官的。烈七轟七處。我却那得有這一日。如  
今承衆兄弟們推我爲首。雄踞一方。落得快活。煞強如那  
班兒官。口甜心裡苦。覘着兩頭。不放鬆。滿腹裡是不長  
進的念頭。外面偏假粧着一個道德君子。摸樣兒朝廷與

他貴爵厚祿。白七的養着他。不得一些兒報效處。我們若得這地位時。不論怎的自然圖個報效。有人又道你是個鹵夫草包。官府中那有你。然我看着這般官府。三下鼓。坐了堂審來的事。都是冤枉。一味執着拙性。一偏之見。任自己的喜怒。把百姓的性命皮肉。做他的消遣法兒。我們看了活上的要氣死。又道不讀書。不知道理。我看這班讀書人。不知道理。在那裡做了秀才。便要詐人。矜才傲物。眼裡好生看不得。反不如我們不讀書的。到有十二分忠義氣。我們當初在衙門裡。仰着面看這一班做官的。他的眼。稍兒也不覷你。一覷。想起來。這樣憐人。因此上落草爲王。且

稍舒目下。落得大碗酒。大塊肉。吃個醉飽。樓着幾個婦人。取樂。取樂有何不可。雖如此說。終非久計。欲待大美一番。爭奈獨力難支。今有大哥既有先發制人的念頭。小弟們便當協助。苟黑漢大喜道。馬大哥與我一般的了。不知李大哥尊意若何。李可教欠身答道。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他們不犯着我。我便也不犯着他。事成則可。若不成時。便悔之晚矣。依我主見。不動爲妙。馬述遠听罷。焦躁起來。大喊道。我等原係草寇。得之則榮。不得非辱。奪得一州兩府。可守則守。不守原做我的事。退居山寨。取我的樂。誰敢在我寨前走一走。却不道。餓了他兩隻腿。只見衆頭目齊

聲道馬大王說得有理。我們都願做這勾當。苟黑漢與馬述遠見衆人都肯不勝之喜。苟黑漢便道。若得衆兄弟齊心肯出死力。那怕他什麼官兵。却也不在吾心上。但一件必須定一日期。三路都動使彼首尾不能照顧。方得成功。馬述遠道有理。此時李可教做主不得。只好隨聲附和。苟黑漢便令書記寫了起義日期的約單。各人押了花名。苟黑漢道。弟還有一句話要說。馬述遠道有話。但說不妨。苟黑漢道。自古說蛇無頭而不行。兵無將而不動。如今雖則三路各有大王。內中還要推一個爲首。不是我誇口說。似我這般調度才勇兼全。帳下頭目又多。部下兵卒又衆。便

該推我做個盟主。馬述遠一聞此言。心下便有不悅。然在他寨中。又當聚義之初。不好從中撓阻。且馬述遠是直性子的人。不會牽強。便起身率領李可教衆頭目羅拜階下。推苟黑漢爲盟主。苟黑漢在土首受禮。不勝大喜道。旣承二位及衆兄弟推舉。我有一令相示。自今以後。凡一路有難。兩路齊救。不得推諉。觀望失了。好漢同盟之誼。衆人齊聲應諾。當下重寫祝文對神罰誓。於是苟黑漢坐了第一。馬述遠坐第二。李可教坐第三。其餘照舊坐下吃酒。直至大醉方散。明日兩路辭別。各歸本處。到了起兵日期。苟黑漢又使人賚書兩路去。訖隔晚便點齊嘍囉。此時又招集

了無賴亡命共有八百餘人。一總裝束停當。到了明日五更時候。苟黑漢傳令放起三個大砲。以壯軍威。統領了頭目。嘍囉吶喊。搖旗殺下山來。一路鄉村無不受害。將及微明。已把四城圍住。放火延燒。近城居民房屋。號呼慘哭。聲震四方。守城士兵在更舖裡。听得人聲鼎沸。急出更舖看時。但見火光燭天。吃驚不小。向城外一看。只叫得一聲。不好了。正是。

何處刀兵奪地來。

鳴笳晨發不堪哀。

繁華便是風波地。

豈獨關門有堠堞。

守城士兵慌忙飛報各官。參將許景升大驚。忙傳齊在城

軍士守把四門。自己上城看賊。只見密七層七。四下圍住。

心下道。這山賊聞說聚黨頗多。今日果有千餘人馬。便倚

定護心欄。喚賊人打話。只見賊陣中門旗開處。一人金盔

綉甲。身穿蟒袍。揚鞭指着許參將道。我乃鐵臂大王。苟脩

文是也。只因山寨中缺少料草。欲于貴府借些錢糧。你若

依言獻納。我便退軍。若有一聲不肯。我便打破城池。不分

玉石。許參將指着罵道。本參府聞得你等草寇結連。不日

便要出兵勦滅。你今日自來送死。待本參府遣將出戰。把

你們勦殺。梟懸。苟黑漢聞言大怒。傳令放箭。許參將便下

城來分撥裨將守禦之事。一連圍了三日。許參將只不出



戰知府等官俱道。許景升懼賊。便齊集到叅將衙門來。催許景升接進分賓主坐下。知府開言道。賊兵圍了三日。百姓絕了。樵採道路。沸七揚七。民心疑畏。許老爺既掌兵權。就該出城廝殺。怎麼置之不理。不知有何高見。弟輩特來請教。許景升道。下官不是懼賊。不肯出城廝殺。量這些草寇有何難處。但兵家有云。避其銳氣。擊其惰歸。賊今勢力方銳。又兼本城中兵不滿五百。寡不敵衆。再停兩三天。賊見我兵不出。定生懈怠。那時然後出城廝殺。一戰可破矣。衆官听了。雖似有理。然在疑信之間。乃各七別去。按下。選且說李可教。自那日在苟黑漢寨中聚義回家。乃與衆

頭目商議。若不去打城。他們兩路必笑我懼怯。惹好漢們談論。若竟去打城。爭奈官將利害惹他。不得如何是好。衆頭目道。前日在苟大王處如何立約罰誓。今若反悔。便不似我們綠林豪客所爲。斷七要依期舉事。大王不宜過慮。雖已前兩次官兵進山原。不曾與他見過。一陣兩陣。俱係自家先躲避的。如今不要管他什麼。倚了我弟兄們本事。且與官兵殺一兩遭。看是如何。若殺得過他。奪了城池。他兩路得知了。在我們臉上大家光輝。若殺他不過。依舊退入山去。原做我們事業。原不折恁便宜。有何不可。爲何只管狐疑。愁他則甚。李可教想了一想。道也罷。就依着你們

這般做去。到了日期。點起合寨。嘍囉殺奔東平州來。把城池團圍下。你道城中官將爲何利害。原來此處是個要地。有一個分守將官。乃是省下總兵標部分司。這一員將姓張名達。山西大同府人氏。官拜游擊將軍。已紀功三次。帶銜副將。統領一十二處營寨。才兼文武。力過十人性。如烈火。御下頗嚴。因此軍中起他一個諱名。叫做張閻王。這日見土賊圍城。不勝大怒。道我前西次搜山。總不見半個賊影。今日却自來送死。便忙傳齊中軍牙將。點齊兵馬。飽餐戰飯。披掛停當。分下兩路。令中軍統一枝人馬從南門殺出。自己統一枝人馬從西門殺出。正遇李可教大隊更

不打話。便是混戰。張達大喊一聲。一人一騎。舞動大刀。直入中軍。李可教急挺鎗抵住。金苗伍牛兒兩下幫助。怎當得張達勢猛力大。三個人支架不來。李可教見勢頭不濟。撥回馬先望陣後飛跑。張達棄了二人。緊追入陣。後來賊兵分開一條大路。讓他衝入。原來張達的馬是良馬。四蹄兒如風湧。順潮的浪頭花。隨落隨起。不帶一些兒飛塵。那李可教的馬是劣馬。走得勢慢。張達刺斜裡先跑在前邊。勒轉馬來與李可教打個照面。李可教心內慌張。調回不及。被張達一刀剝下馬來。取了首級。回身勦殺。餘黨眾賊見主將被殺。披靡大敗。亂兵中殺死金苗孫雲許高高天。

壽伍牛兒五人止存李秀黃良徐南三人同了百餘嘍囉跑回鳳山正待收拾些輜重躲入深山裡去不料張達合了中軍牙將大隊人馬掩至山下把一座鳳山團七圍住水洩不通正是

武官如此終成將

不比逍遙河上人

一戰便教山寇滅

向傳威勇果然真

張達既定東平州有分教兵消一面共羨此虎將威嚴寇擾他方却笑殺腐儒嚴鯨未知其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諺云賭近賊苟黑漢之謂也賭必破家飢寒交攻勢必作賊小竊不已去而為盜于是死不旋踵矣

快心編初集

天花才子編輯

第十回

四橋居士評點

六脩齋刀兵加頸

小完聚燈火談心

詞曰

異端猖獗後。歎教處其三。正邪雜糅。無知愚俗紛求福。一任奸徒哄誘。堪嗟文士也。惑溺公然助紂。自道好守寂。談空浪說禪。機黍透。佛理似是實。非看無父無君。便同禽獸。根源已繆。人何必捨命爭趨。羶臭都因自疾。反認做他能解救。却不想仁義存心。自邀天有。右調玉燭新

話說張達既斬李可教。進兵搜山。把那些黨羽勦滅已盡。閣過不題。且說馬述遠約定那日打城。至期便整點人馬。共計一千三百。同了六個頭目。披掛完備。喊殺進城。天黎明時。已把邳州四城圍住。城中劉知州與李守備早已嚇得魂不附體。你道這劉知州是何出身。原來是乙未科進士。名希聖。心性的迂拙處。希詫異常。真是天地間少有的少年做秀才時。曾做先生。教人家子弟。那學生們受他拘束。原是該的。但他立法教人。出人意料。大異于常人情性。學生受他磨折。苦不可言。卽如偶然走了一步快路。便大聲叫將來罵道。狗骨頭。步須端方。怎麼不循規矩。却是這

般亂走。便自己走了兩步。叫學生也依他樣子。因而美得滿書館學生。子都變做陳仲子的模樣。一擺一擺的。惹人笑話。衆人一見這般走路的。便曉得是劉秀才的學生。有等學生出街坊。受人耻笑。不過回來向先生說道。我依先生的走法。出去便被人耻笑。談論必有不妙處。請先生再教一走樣。劉希聖拍腿道。吁。嗟。是所以正道之不行也。乃責罵學生道。汝不依先生之正道。乃耻市井之笑談。彼市井之小人。也不知聖賢之學。所以見行正道者。反以爲異。汝從事先生久矣。而志氣未定。其欲入道可乎。便拿着棒要打。又復縮住道。先生撲作教刑。不過勉人之耻心已

耳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我若將此重棒責之。豈不至傷其肌膚而使彼貽憂日後耶。古人有蒲鞭示辱。則可矣。遂令書童取蒲作鞭。欲鞭背。乃思五臟附于背。不可鞭。欲鞭腿。則近于罪人受杖之刑。非所以作養斯文體面。展轉思量。乃立鞭頭之法。凡學生有過。遂將蒲鞭七頭。一日遠行遇雨。自忖道。寧可濕衣。不可亂步。用兩手樞衣。一擺一蹶。大雨之中。偏不向人家簷下躲避。任他淋淋漓漓。衣服巾帽。一總粘緊身上。就如落湯鷄一般。眾人曉得。是劉痴子。群聚笑說。他低昂自若。遇這雨後。生起傷寒病。來。醫生道。邪熱未清。不可飲食。劉希聖大罵道。狗屁。夫飲

食所以養生。豈可絕之。以自苦耶。偏要吃飯。家人勸阻。不省。吃了飯時。果然又病起來。幸有頑福在後。得以不死。方悔悟。醫生說話不差。乃嗟嘆道。夫食猶水也。水可以載舟。可以覆舟。食可以養生。可以傷生。今而後知。食非佳物也。平昔食量最大。大病後。只吃已前一小半。令學生們也要減食。又恐其父母不從。一總令各家送飯到書館中來。親自監看。斟酌多寡。有等食量大的。被他監住。不得如量。都餓得七死八活。說話的且住。既有這等劉猷子。爲何人家還將子弟從他。只因這劉猷子。八股裡邊最精。習舉業的。除了八股。別無進身之術。所以人家情願將子弟從他。這劉

獸子迂拙處只此幾節已可見其大槩其餘待家中妻子弟姪家人以及外邊隣里鄉黨朋友的奇詭異樣不近人情處不可勝紀。此處不便煩絮。選知州後審問事情更有大奇大可笑大可痛恨事不一而足。一日偶見佛書忽然驚異道佛教超脫空虛不爲造化所縛。卽君子能自造命之說。我今功名旣成便當皈依佛教脫離生死遂于衙署後供起佛像來朝夕焚拜。又見法華經內普門品有許多念彼觀音力的好處。乃于佛像之旁塑一觀音像。早晚堂晷理事件便退入衙中念佛時嘗未魚鐘磬之音。朗念贊頌之聲。自內徹外百姓皆知爲劉知州脩行也。再說這李

守備。你道是何等樣人。可比這劉知州好些。却原來正是。一對原出身貢生。名字單叫一個李丕。曾做到杭州府通判。貪鄙異常。被進士官府做個戲具。後被巡按糾參革職。又去京中做些手脚。選了蘇州府吳縣縣丞。又因貪降了典史。准准做了半年。又爲盜案革職。復入京中謀幹那部。經營幹的人見他是個小前程。又不肯十分出錢。甚是惹厭他。不來招攬。爭奈這李丕日逐去求告。牽纏那部裡人。道你這般樣做官。不起文官。是謀不來了。武官或者去做一個。李丕道。不管什麼。只要官做。就是武官也罷。那人便引去兵部裡謀幹。援引上那一條例。便謀得了邳州守備。

你道一個典史官怎便謀補到守備。原來此時承平日久。看得武官甚輕。又道他們是武弁蠢夫。又道是武官雖至一品。抵不過文官二三品。以此相輕。却不道。

仕宦無過武與文。

和衷終見不忘君。

文誠重武韜鈴業。

武自推文翰墨勳。

武官若無過失。便罷。若有一些兒差池。那些文官便如群鷹搏一雀。你也揭他。我也揭他。你又道他不好。我又道他不好。那做武官的。真是口衆我寡。無從置喙。旁觀或爲之不平。他自念勢不相敵。只好由他。文官播弄。你道武官爲甚麼便受這般苦。只因文官由科目出身。都有同年故舊。

師生世誼。許多照應。同年中。第一個是狀元。便入翰林。就要巴入閣的。其餘也有在六部的。也有在科道的。也有在外做撫按的。也有做司道的。深相固結。就似骨肉一般。那座師之類。又都是些在朝大臣。又道是我手裡中拔的。便加一分看顧。若一人有事。同年老師等群起幫助。決不至黜敗的日子。倘有個鐵錘錚錚的正經官府。不管他的同年老師。居顯要。只論品行。不論聲氣。把這些不好的官兒。悉處他的。同年世誼中。早來庇護了。所以做官府的。都道仕途窄狹。有處相會。姑狗些情面罷。但此等俱係趨勢利的時務人。却也怪他不得。若說武官雖一般。也有舉人進士。

出身的。然而實是無權。頭一個是武狀元。狠氣做一個河  
漕三邊兩廣的中軍實授一個游擊。進士只做個守備。與  
人只做個千總。在任上也畧有些體面。若不做官時。文秀  
才便要傲慢他。動不動叫他不是正途出身。算不得什麼  
的一班沒節氣的武進士舉人。方將做方的幫閒。湊他寡  
趣。還愁依附不上。怎敢得罪分毫。況且同年出來都是這  
些小武官。便受司道府廳管束。還有等輕薄上司官府偏  
偏尋事。拿來細打出你的醜。極頂做到總兵。就像文官入  
了閣了。却又受撫按節制。況且天下有得幾個總兵。能有  
幾個做到總兵地位。那做武場的。座師房師。就像害羞的

絕口不談。若有人稱賀他。他便道。這是朝廷點定的。與我  
何干。竟像武氣沾了他。連他都没體面的光景。還有一等  
自己不是文進士。文舉人。秀才名色。也要輕薄武科甲。若  
有人說話間。或提起某人也是武進士。武舉人。這人便道。  
哦。他算得什麼。我不知這等人的心肝如何生的。若索性  
自己是個文進士。舉人去輕薄那武的。也還有一說。今既  
是個白衣。偏要去文武中分個輕重。見了文武出身的。偏  
要分個恭謁。真正惹厭之極。這班惹厭人。若見文進士舉  
人交通地方官。詐人說是過付這班人。便替他遮掩道。有  
了前程。自然要交遊。自然要尊貴。就替人官府中說事得



幾個恩錢也不爲過。若詐人十分惡薄事跡。敗露到出醜的地位。這班人替他遮掩。不過只得說道。自己已有前程的人。出去做官時。那怕沒有錢賺。何苦貪着。小利做這等事。不自愛惜斯文體面。然而這等話。還是左袒他的。倘若武進士舉人。畧有些兒與地方官來往。或于衆人中。也下一脚。分些東道。這班人便道。何物也者。也要與官府來往。也要想裝幌子。也要想出頭出尖。去詐人。倘若敗露時。這班人就像拾着了金珠寶貝的光景。歡喜不了。拍手大笑道。何物也者。却去詐人。今日天理昭彰。露出馬脚來了。平昔惹厭不過。今日且去受七累兒。若文進士舉人做身做分。

輕欺親戚朋友。鄰里鄉黨。這班人便道。他是這般貴顯了。也是該的。甚至有苛刻薄放肆。奸貪克厲。及迂腐酸。獸固執。垂戾諸般不近人情之事。這班人便道。他是讀書人是這般性子的。倘若武進士舉人畧有些兒做身分。傾極口罵他道。何物也者。也要大搖大擺。若到文的裡面。不知攬向那裡。弄得這班武的進。又不得退。又不得。方將求衆人歡心之。不暇。那敢還做不近人情之事。總之文的如在九天武的。如在九淵。正不知歷來治國。以文武取士。以文武爲何。單恨武的。若是這般可恨。請你竟上一道本章。把武的名色。盡行除去。便消了你等之恨了。但是這班人俱係。

矮人觀場。隨聲附和。槩不足責。做武官的。由科目者少。只因他弓馬不精。由行伍出身的多。因他是刀鎗上博來的。富貴。若是由科目的。腹裡也還通曉。不至受文官笑談。若是由行伍的。連到字也不識。曉得什麼文理。這班輕薄官。府便把來做件取笑的家伙。扮他鬼臉。健自己脾胃。弄得來好沒趣。倘若被叅處了。審問時。叫他曉得什麼分辨。直性子的。人直頭話兒。說了兩句。不曉得該說不該說。委婉不委婉。這班文官。便吹毛求疵。將他的話。搜他的短處。又加他的罪名。文官做慣。八股有弄筆頭的手段。增減一字。便有褒貶在裡頭。所以能花言巧語。文過飾非。拗曲作直。

以非爲是。這班武官。苦惱。曉得恁麼來。真是天地間大不平事。所以做武官的。常有一句話。佩服在心。你道恁話道是。武官出不得文官手。蓋爲此也。歷代皆由征誅而得天下。初定時也。還文武並重。到後來承平了。道武官沒用處。空費錢糧。今日議裁。明日議削。原有節制者。更加嚴切。未經節制者。屬于某官。所以弄得武官漸漸縮小。欲大不能。當時因承平日久。武官總不成體面。典史便可與都司相抗。這李不補。個守備。還算平。上陞補。他出身是貢生。那裡曉得武職裡面事。又不曾射箭。又不曾兵器。生性最貪。今做了武官。無處有錢賺。方懊悔不該做他。却也遲了。便搜

求千百總要他節禮壽禮。千百總名下空糧。各兵名下扣除。朋銀一總自己吃在腹裡。放一閃糧。還要分外扣剋。武官沒事管。甚是清閒。李丕却有一件事做。你道是什麼。原來他最佞佛。閒了便跪倒佛前。敲着木魚。高聲朗誦。自幼見便佞佛起。直到而今。這守備衙署與知州衙署。只隔得一條街。劉知州向輕欺武官。不禮貌他。若有公事。或歲正月朔相見。其餘你爲我。我爲你。絕不交接。只因這李丕是貢生出身。又兼佞佛。投其所好。便道是會中人。遂至深相結納。劉知州又于朔望日。喚幾個僧人在堂上拜佛念經。邀李守備一同做佛會。前後設着兩單。劉李在前一單。僧

人在後一單。劉李二人也都敲打磬兒。鈸兒。也跟着僧人手敲。只誦吏書。皂快及百姓見了。個個替他羞耻。他二人恬不爲怪。一逢朔望。便在堂上開了家中妻子。勸他不要如此。他愈覺要做得勤些。一月之內。要做十日。吃的叫做什麼。準提齋。逢吃齋日。便做。這日見士賊圍了城池。嚇得魂不附體。二人聚在守備衙署中。下牢實商議軍機。重情。劉希聖道。賊之此來。是窺我城中之兵虛也。李老爺知兵有年矣。平居講武。當存安不忘危之慮。今戎馬在郊。李老爺自有成算。當以何法禦之耶。李丕戰抖。道弟出身。履歷劉老爺自知其詳。整飭兵丁。不使暴橫生事。在弟治

之則縛有餘能。若與敵人對壘，斬將奪旗，則非某所敢爲也。且去傳千百總到來，以此任責之，或有一得之慮。劉知州仰面搖首道：「發號布令，全在主將操權事，不旁撓。又是行軍秘術，李老爺不自操縱，而欲藉千百總微身之謀，豈有是理乎？豈有是理乎？李不被劉知阻住商議，議不出計策，好生發苦。只見報說苗千總同薛州判來見大家相見，坐下苗千總向李守備道：「方總甲職分付兵丁四門把守上城，看賊兵四下圍住，竭力攻打，勢甚兇猛。老爺作何計較？」李守備打顫道：「便是作何計較？」苗千總見這般人不知天東地西，好生氣。他不過爭奈是大家干係，又不得不說。

便道：「如今有兩般計較：一是戰，一是守。若戰便該出去廝殺。若守可令人往隣縣請兵相助，好裡應外合，夾攻破他。本城中兵卒也要州庫裡支糧，給發好等他出力守城。但在城兵丁不滿三百，守把不來。劉老爺可派撥民夫上城協守。這也是一個算計。話猶未了，只見劉知州舉起兩手，如盤舉鰲相似，大怒喝道：「你旣懷這般算計，方總走來就該直談爲何故意設難。先問把這樣啞謎兒，却與誰猜？你旣爲武弁或戰或守，是你等職分之所當爲，便宜踴躍從事，怎麼反欲令百姓守城？這是何意放肆極矣！可惡可惡。苗千總氣得目瞪口呆，敢怒而不敢言，欲要再分辨幾句。

只見劉知州立起身來。曉曉連聲。兩手如螳螂前脚趕來。打苗千總。苗千總不敢抗拒。只得走了出去。薛州判係吏員出身。也是直性子。見劉知州這般歇氣說話。不着腔腹。裡一股氣。按捺不住。便道。堂翁不消發急。苗千總方纔又不曾得罪。不過是大家計議的話。爲何待他這等不堪。堂翁平昔只是念經拜懺。做那無益之事。把正事毫不經心。今日賊兵臨城。就該召集衆官商議。戰守之策。還要採集衆議。擇善而從。堂翁計不出。此反叱罵苗千總。塞進言之路。依堂翁這般土見。只是袖手旁觀的局面。難道這邳州劉是苗千總的干係麼。他要百姓守城也爲兵少原故也。

沒有什麼不好念頭。何至打罵地位。成何官體。成何局面。劉知州听了氣倒在倚子上。大罵道。好放肆奴才。你不過是胥吏出身。我本州擡舉你。你今日便敢挺觸堂上進士的堂官。毫不存些規矩。你那知道我不經心正事。怎麼樣袖手旁觀。這般放肆。本州立刻叅處你。左右的把他打出去。薛州判也大怒立起身來。罵道。你這班無用進士。朝廷空與印官你做。真是尸位素餐。人已入墓的了。還敢罵人。拂袖而出。與苗千總大家好氣。然地方是大家干係。只得忍着不平去。四門守把。不表。且說劉知州當下氣個不了。李守備被觸不安。着實解勸。劉知州遷怒立在旁邊的。

衙役叫他們不曾救護得本官。每人重責三十板。稍得氣平。乃向李守備道。方纔薛判官奴才叫我正事。毫不經心。又道袖手旁觀。我今有一妙算在此。却偏不要與他們說。李守備喜道。劉老爺有何妙算。劉知州道。觀音經上云。念彼觀音力。盜賊自消滅。念彼觀音力。刀兵盡斷壞。我今堂中鋪設法壇。令僧人來大家拜觀音懺。志心皈命。自然賊兵不日消滅了。李守備拊掌道。劉老爺好妙算。疾忙就做。連夜在堂上鋪設道場。僧人們十分興頭。大家高聲朗誦。劉知州主壇敲磬。李守備悅眾打魚。正是。

獸子官員真獸殺

極來便去抱佛脚

古時曾有這般人

閉戶脩齋王欽若

薛州判等見這兩個痴獸子。又是這般做作。到因平昔見慣了。也不十分在意。馬述遠在外狠命攻打。隣縣聞得盜賊四起。唯恐復有竊發。只好自家守護。不敢出兵救援。又因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俱生懼怯之心。馬述遠曉得城中兵微糧少。便令朱海攻東門。李武攻西門。吳有功攻南門。自與王五倫攻北門。又令田慕承周晉統兵三百。扎寨北橋之北。一則拒北援之兵。一則爲犄角之勢。一連攻打三日。城中驚惶無措。百姓們平日恨知州癡獸貪惡作事。不近人情。懷怨已久。兵丁們恨李守備尅減軍糧。巴不得他

壞事總無心守把。有一班無賴百姓，從不懂天理王法的，亦派在城看守。他們恐城破遭殃，反空出一路讓賊登城。與圖免死，豈知黑夜早已混殺在內。苗子總亦老戰身亡。薛州判逃避去了。早有衙役報知劉知州與李守備時，二人正同着衆僧百般高興在那裡做夜功課。一聞此信，衆僧人搬下鼓鈸家伙，一聞奔散。李守備也丟了木魚要跑。被劉知州一把扯住道：「不須跑躲，我有詩在此。賊兵一來我與你料，跑不去若死徒死無益，不如且詐降他等。他認真了，然後私下逃往隣縣借兵恢復。既可保全性命，又不喪失封疆。此計如何？」李守備戰抖抖道：「有理有理，就是。」

這般罷，二人正待迎出來，早見賊兵打進州衙，爲頭一騎，盛甲鮮明，隨後一騎金袍燦爛，火把照耀如同白日，爲頭一騎便喝道：「衆孩子把那兩個官兒拏了。」衆嘍囉蜂擁上前，不由分說，一索那翻不移時，階下堂上擠得滿滿的，都是賊兵把些佛像經桌鼓架之類，一總打去。馬述遠坐在堂廚裡，叫帶過兩個官兒來，衆嘍囉押二人當面跪下。馬述遠喝道：「你是什麼官？」二人齊應道：「知州劉希聖守備李丕叩見。」大王情願投降，馬述遠大喝一聲道：「我在山寨中便知你二人一味癡歎貪酷，略不以正事在心，專去脩齋念佛，做那無益之事，致萬民唾罵，百姓流離。今我統兵臨。」

城既不出來殺一兩陣。又不早早納款。直至打破城池。無處逃避。却把假話哄我投降。我大王豈是被你哄的。朝廷白七與官你們做。却做得恁麼事來。我要留你這畜國害民之賊。何用。左右速行斬首。劊子吶聲喊。牽將出去。須臾獻首堦下。馬述遠出令安民。將二官妻子女好的自用。其餘發與眾人可笑。劉李如此佞佛脩齋。指望盜賊自消滅。刀兵盡斷壞。却落得身首異處。妻子遭淫。不知臨死亦有悔心。否正是。

梁武捨身同泰寺。

後來餓死在臺城。

幾聲賀賀已無救。

不見慈悲佛力宏。

話說馬述遠既破下邳。四方盜賊響應。乃分兵五百。令李武朱海統領攻鄒縣。又令吳有功王五倫統兵五百攻嶧縣。令田慕承周晉守邳州。自統大軍為兩路救應。李武朱海圍了鄒縣。儘力打破官府。或逃或死。城中鬧個沸反。朱李二人入城安民。畢馬述遠大軍也到。便令朱海統本部人馬前往嶧縣。助吳有功王五倫。不數日又報破了嶧縣。馬述遠不勝大喜。是時下了三處聲勢大振。又收賊將四員。乃是胡恩曹明仲大德趙茂。馬述遠便令趙茂守邳州。調回田慕承周晉軍前所用。令王五倫守鄒縣。李武守嶧縣。分撥已定。便思起兵以來半月之間。三城隨下。不趁此。



時乘勢殺去。更待何日。乃令周晉做元帥。胡恩爲前鋒。統領本部一千人馬。前攻宿遷。自己統領朱海。吳有功。田慕承。攻東門。田慕承攻西門。吳有功攻南門。自同曹明仲。大德攻北門。接下一邊。且說石珮珩與魏義二人。逃出揚州境界。便望京中進發。一路上曉行夜宿。急七趨程。魏義在路上問及吳探花家的消息。石珮珩便將吳探花父子俱已喪過。凌駕山姑母亦經身故的始末述了一遍。魏義听了亦覺感傷。乃道如今家事如何了。石珮珩道如今家

事也還撐持得來。當家的是吳探花孫子。世事儘能擋礮。見了你相公書信。曉得母舅與舅母亡過也。着實悲痛。有一封回書在靴馬子裡。魏義道流賊作亂。那方曾被害否。石珮珩道我曾問來。大虧了地方官調護。又虧了按察司李某入賊中招撫。方得平靖了。吳家未經受害。魏義道原來如此。這也是那方合地的福了。石珮珩又把仙霞嶺誅盜成親之事敘說了一遍。魏義大喜道。怪不道石相公去了許久。原來有此好事。但是稍嫌路遠。將來來往覺得費事些。石珮珩道他家曾對我說要去接他來揚州住。到也。奏我的便。魏義道。裘家既等着石相公去接他。今却又往

京中好也擔延多日却不快了他家的事累他懸望如何是好。石珮珩道我且往京中會見你家主人然後轉來接他未遲。魏義口中不說心上好生感激。夜住曉行不則一日行到濟寧界上一路來已聞得山賊竊發消息。今又听得有賊兵圍了濟寧。魏義道如今賊兵阻路設使遇着不便還是往下還是從別路過去。石珮珩道到那廂看光景再作計較。迤邐行來離城約有三十多里只見前面男女紛紛逃竄。石珮珩道魏義你看光景不好莫非是賊兵殺來我且與你退下去。魏義道正是疾忙走罷。魏義步行在前石珮珩騎馬在後走不得百步只見西北角上塵頭大

起逃竄的人一蓬風望着東南角上跑說時遲那時快。見一隊軍馬如風滾至可憐逃竄的百姓老七小七男七女七衝得四分五落叫七喊七哭七啼七但見

人七忙亂個七奔逃。金珠懷袖細軟打包搶前豈顧幼小挨倒誰扶。二毛父攜子兒攜弟老弱牽連。只愁脚慢姑隨嫂婦隨夫女人沾滯甚是心焦中。途共擠兩地兩拋急走含啼。那念你弓鞋纖小忙趨帶跌誰管你大哭號咷但願那塵消烟散鼓角迢迢顧恁的河邊港畔水勢湍滔一噴可投便是我祖宗保佑三生不幸却與他兵馬相遭事急且

相隨。誰怨僧尼做伴時。卽如魏城。心忙不擇路。巒  
林川澤無軍處。便是雲霄。任你是高官顯爵富室  
豪家。到此時也難做勢。任你是綺閣蘭闥。紅顏翠  
袖。這地位何處藏嬌婦。人響散墮釵鈿。誰拾翠羽。  
男子魂飛駭風鶴。如聞夜刀。我與你太平時坐享  
安樂。想古來亂離日何等悲慘。所以仙家不肯留  
塵世。一片白雲海外高。

却說魏義二人被軍兵趕來倉皇之中。只顧了脚底跑了一程。听得背後喊殺聲遠了。回頭却不見了石珮珩。心中發急舉頭四望。那裡見個影兒。便在那逃難百姓的隊中。

前後叫看。上那逃竄的男女走得盡了。只不見石珮珩的人影。馬影。心上好生焦躁。日又西沉。躊躇不決。欲要前去。又見盤纏都在石珮珩馬上。纏袋裡自己身邊止有零用一百多錢。一路如何過活。欲要住在此處尋石珮珩。却不知他在何處。又恐他竟往京中去了。我便在此抓尋無益。盤桓一回。只見天色漸七夜來。心口商量。我今且決計望京中前進。尋覓相公。將此錢將就過了兩天。若無盤費。只得沿途求乞。也說不得了。便揀開步前行。到一庄家買一頓飯吃飽。時值仲夏夜行。也不寒冷。且兼原無行李。便乘着星光一夜急走。幸喜盤過了濟寧城界。到天色黎明。

身子困倦。權借一人家簷下暫歇。清早時候醒來。又買一頓飯吃了。走到兗州府界上。聞得也有賊兵圍城。便于村落中半行半伏。看日走到日色西斜。腹裡又漸上飢餓。欲要再買飯吃。摸身邊止得四五文錢。濟不得事。想道我魏義生長五十餘歲。不料今日在山東路上討飯。想到此處。一陣心酸。弔淚然到此際也無可奈何。四下一望。見西北上有一個村庄。樹木稠密。却也熱鬧。便走向前來。到一柳樹下。見一個老人家在那裡取涼。便向前叫聲。老爹。那老人家回頭一看。魏義卽作一揖道。小可是往京中探親戚的。只因昨日在濟寧遇了亂軍同伴失散。身無盤費。只得的。

向老爹求告些粥飯。望老爹濟困扶危。則個說罷。只見那老人家開言道。你既然是遇難的。我須做些方便。你且在此等着。我拏飯來你吃。魏義不勝大喜。真個立在柳樹下不動。只見老人家進一個墻門。走了不多時。有一個小廝拏了一大碗飯。一小碟葷菜。從墻門裡出來。對着魏義道。是你要飯吃哩。魏義應了一聲。忙向前接了。便在沿石上坐地了吃。不一刻吃完。只見那老的背叉着手。慢步的走出來。見魏義吃得快。便向小廝道。你進去再取碗飯。這人餓極了。小廝接着碗去。魏義正愁一碗不能充飢。聽說再取喜個。不起了身。作揖相謝道。難得老爹恁般好心。老爹

姓名伏乞相示待小可進京轉來定到尊府報謝那老的道你莫多禮我褚老漢從來行些方便豈圖你的報謝且問你是那裡人進京有何公幹魏義道小可姓魏南直揚州人氏因進京尋一親識故此從貴府經過那老的道你也是揚州人只見小廝又拏飯來魏義接飯吃畢正欲謝別那老的道我且問你你雖與同伴衝散你的行李却在何處魏義道小可一家有兩人同行的還有一個牲口行李都在一處那老的道原來如此你今身無行李又無盤費又兼這著我這個窮鄉僻壤轉眼天又夜了還到何方去住不如就在我這裡宿了明日走罷魏義听得不勝大喜

早敝七的拋下兩點感涕淚來乃道既承賜食又來攪擾尊府真是感恩不盡此時天色真個夜了便陪着老的進了牆門到起坐下魏義道蒙老爹施恩照拂敢問老爹貴號那老的道我叫做褚守拙便叫魏義坐了進去取出燈來你道此老是誰自古道無巧不成話原來就是褚愚這時候凌駕山睡在廂房裡褚愚放下燈便到廂房裡叫醒凌駕山道相公有一個揚州人進京去的在濟寧分散了同伴在此討飯吃我見天色夜了留他宿歇相公可肯同他吃頓晚飯麼凌駕山道總在客邊又是我們同鄉有何不可褚愚道方纔我見他是個揚州人有意要留他來

住。相公若要知家中消息。或者問這人有些曉得。也不可。知。凌駕山一想道。不可。我出門是避禍。設使那人走了。信息。丁家知我下落。萬一追風捕影。如何是好。褚愚道。我早忘了這一段原委。如今這人在。起坐下。相公且去。瞧一瞧。看若相會時。相公只說不是姓凌。我也自會隨機應變。且看如何。凌駕山便真個走到。起坐下。隱門邊來。瞧不瞧。猶可。一瞧時。正是

家鄉離別一身孤

愁絕無由有便書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凌駕山在隱門邊向燈下看那人。却便是家人魏義。

心下驚喜。交集慌忙趕出來。叫道。魏義。你何由到得這裡。這邊魏義睜眼一看。却見是主人。不覺失聲叫道。相公。忙跪下道。小人幾不能見相公金面。便放聲痛哭。凌駕山亦揮淚不止。褚愚知是他主僕相會。着實歡喜。自不必說。凌駕山扶起魏義。魏義帶哭道。相公怎地。却在這裡。湘烟怎麼不見凌駕山道。你且住了哭。你且對我說家中備細。我再向你說我的原委。魏義收了哭。只見褚家小厮托出夜酒來。褚愚道。小子進去再收拾一桌晚飯來。與魏叔吃。凌駕山道。不消了。我正要問話。況且在客邊。便等他坐了。這一次罷。褚愚必定叫去收拾。凌駕山着實阻住。當下凌駕

山上坐褚愚下陪魏義就在旁邊粘個小椽角兒坐地。駕山一面吃酒。魏義便將家中始末說道。自從相公別後。便有道裡差人來。提將小人着實嚴訊。那兩個強盜。一口咬定是我。叫他去的。道爺不審真偽。逼勒供招。小人一時熬不得。只得自己認了。因把家中什物盡行起去。算做盜贓。凌駕山道。你一認便決撒了。可曾波及我身上。魏義欲說又住了口。凌駕山道。你莫疑忌。這褚老爹你還不知他的原委。你竟直說。魏義便將道官傳檄蘇杭緝拏的緣由細說過。把家人走散的話也說了。凌駕山道。你在監中却如何便得脫身。魏義便把越牢之事。瞞過只說是用了銀子買脫的。正遇石相公回來。便同他進京尋訪相公。至濟寧遇亂軍衝散。料石相公必進京去了。故小人也連夜走的。到這所在。聞得也有兵馬圍城。因此上落鄉行走。不認得路徑。便走到這村裡來。腹裡餓極了。却好遇着褚老爹。承褚老爹與了飯吃。又好心收留過夜。萬幸遇見相公。真是天緣湊巧。倘若錯過時到京裡。却向何方尋抓。若再不遇見石相公。一發難了。連到飯也沒處討吃。裡只不知相公緣何在此。湘烟爲何不見。一同來相公身體平安的麼。凌駕山道。原來你同石相公上來的。他倘若還在濟寧地方尋你如何是好。魏義道。兩人一同走路。小人步行在前。石

相公騎馬在後亂軍過盡時便不見了。石相公急在逃難。百姓中喊叫。又到高崗上探望。那裡見個影兒。心上原打算在那裡尋的。又恐石相公進京去了。卽如未必進京也。在那裡尋我一個向東一個向西。原是尋不着的。況且值此兵荒馬亂的時候。在那裡東撞西撞。大有不便。不如進京尋相公罷。因此上竟走了。凌駕山道。這也是沒法的事。幸虧盤費都在石相公身邊。庶可免途中飢餓。我同湘烟那日起身。因恐有追尋的來。便改了名姓。湘烟復了本姓。叫了柳俊。幸喜一路身體平安。到這裡因鞍馬勞頓。要尋一個清閒處。暫住幾日。柳俊便向我說。這兗州府有一座

報恩寺清幽。原與來往官員士商做寓處的。因而寓下。前日往瑞光寺遊玩。散心兩日。也正要起身進京。不料那日因天晚了。宿在瑞光寺裡。明日午後入城。聞有土賊劫務。有許多沿城的村庄百姓一總逃竄。便放馬跑到這裡。魏義道彼時柳俊同行的麼。凌駕山道我叫他寺中着了行李。我同寺中和尚往瑞光去的。如今柳俊在城中不知怎麼樣的憶念着我。我到這裡村上。指望借宿。却好遇見褚老爹。得以安心住下。今日你又遇見全虧褚老爹好心。若不然時。不知飄泊在那裡去了。魏義正欲開言。只見褚愚道。魏叔。你不知我的根底。便將前情始末如何如何細細



說了一遍。魏義方纔曉得深感他周全主人之德。褚愚也贊嘆魏義赤心爲主。凌駕山又說一路多虧柳俊扶持。如今圍在城中。叫我時刻掛念。今遇見了你。得知了家中消息。雖是萬千之喜。却又憶念着石珮珩。又添一番煩惱。褚愚道。相公這那裡掛念得許多。萬幸魏叔遇見。就是天大喜事了。其餘且放開懷抱。不必提起。凌駕山道。我與石相公義深骨肉。柳俊陌路從我。竭忠效力。而今同遭此顛沛。叫我怎不掛念。只不知石相公去吳家消息如何。魏義道。石相公在路。我曾問來。吳家太爺與姑爺姑娘都亡過了。那方流賊也不至十分大害。吳家家事也還好當家的。是

小相公世事也儘能攬勵。有一封回書。還在石相公身邊。凌駕山愀然道。不幸姑爹姑母都去世了。真是六親同運。當下又添一番傷感。魏義又把石珮珩仙霞嶺地方誅盜成親之事也述了一遍。凌駕山也替珮珩着實歡喜道。不意石大哥有此美事。然在他人定做不出。這都是他膽識上博來的。真可敬可賀。時講了一個更次酒也多了。褚愚在旁。听到入情處也一番喜一番悲。說到了孟明也着實痛恨。吃完晚飯。褚愚又在廂房裡另支架個牀鋪。等凌駕山睡了。方纔別去。魏義乃將越牢始末說畢。道。方纔在褚愚面前不便直講。駕山吃驚道。越牢已是險着。今又殺了

他一個節級。這事體一發弄大了。如何是好。你今逃來。妻子却安頓何處。魏義道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小人在監中。妻子嘗來送飯時。曾說有張玉飛相公來問相公下落。肯替相公出呈辨寃。妻子嘗見這張相公。同了一班秀才。在道裡衙門口群聚。不知可爲着這件事。妻子也不便去問。他凌駕山舉手加額道。多承玉飛好心。我意中想來也。只有得張玉飛可以患難相與你一路來。曾將張玉飛事說與石相公麼。魏義道一路懷着鬼胎。唯恐有意外不測。竟不曾提起。如今事體大不大也。顧不得了。只要巴得相公到京裡中了時。憑你什麼大事。便索罷休。況且道官待緝。

獲相公時。方申報部憲。今遇了這事。地方官都是有干係的。或者反去掩滅了。也不可知。相公請放心。凌駕山道事已如此。愁他無益。魏義道小人有一個弟兄。姓華與石相公一般。有義氣的。初先爲事時。小人妻子被道官着令趕出。無處存身。便是這華兄弟賃屋居住。一凡動用。日給都是他付與盤纏。小人牢中使費飯食。也都是他的。同牆門弟兄。何曾有一人來牢中看覷。還唯恐波及了他。一總躲得絕影。小人同石相公上來時。悄把妻子寄託他家。却也放心無慮。駕山道越半殺人。若不是石相公也再沒有第二個人做得來。這般仗義膽氣。叫我庸人如何補報。可

見他在家報讎。洩忿實也。如此並無一毫着謊。這仙霞嶺不平誅盜。竟是他分內事了。全是豪傑意氣。誰人學得他來。卽如褚愚這人。肯以德報德。也是難得。何意我與你俱在他家完聚。若不是昔日老爺救他。今日我與你這般顛沛流離。不知飄泊何所。可見行善獲福。果無差謬。正是

昔年但曉拔沉寃

却有陰功到子孫

請看難中無救者

只緣平素不施恩

凌駕山與魏義相別于患難之時。相遇在亂離之際。殊出意外。也算一小小完聚。但駕山意中尚有石珮珩李小姐及柳俊三人。尤爲閔切。刻刻不忘。不獨駕山不能忘。卽看

官因石柳二人從前許多懇款。激烈雋爽。不凡。定知將來各有一段豪傑性情。驚天事業。照耀千古。至李小姐絕代佳人。自與才子凌生爲耦。但南北異地。萍梗相遭。不知天公如何作合。或得卽遂于飛。抑或別生波折。卽侍兒蘭英若無小姐在上。便當獨擅美名。似此佳麗。終歸誰氏。身爲侍女。如何便得揚其蛾眉。若丁孟明陷害駕山。刻酷已極。不知有無報應。以上各人或英雄發迹。極盡恢奇。或閨秀迤邐。終邀天佑。或奸徒喪敗。大快人心。作者實有一種雋思。曲筆。闢成異采。詳具二集。續出呈教。烟波釣徒評閱。至此繫以詩曰

兒女情懷義俠腸，  
且從離合看悲喜。  
筆陣閒來聊頓挫，  
此婚覓得桃源洞。

寫生入妙兩芬芳，  
別有雄奇寓慨慷。  
文波再起自汪洋，  
花裏秦人又一方。



五  
洋  
行  
所  
藏  
書  
圖

